

楔子 黃金小豬

夜幕低垂，一股濃郁又刺鼻的血腥味瀰漫在樹林裡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隱隱能看見某一處隱蔽的草地上堆了一具又一具的屍首，在這些屍首的幾尺之前，有個男人坐在地上靠著樹幹歇息。

那個男人雙眼緊閉，動也不動，徐緩的呼吸透露出他還活著，縱使渾身沾著汙泥和血跡，臉上也被噴了血漬，狼狽不已，卻仍舊掩蓋不了他那俊逸的好相貌。陡地，男人像是聽到什麼動靜，睜開銳利的雙眸直視前方，右手使力握劍，卻在看清楚「敵人本尊」時愣住了。

那是一頭背上有著淡淡棕黃色條紋的小豬，看起來就像是灑上了金粉一般，地上的屍首顯然是嚇到牠了，讓牠有點裹足不前。

最後，他見牠跳過幾具屍首，朝他的方向奔來，在距離他三尺時停下，直勾勾的盯著他瞧。

男人警惕的看向小豬的後方，這兒血腥味那麼重，引來野獸也不意外，有小豬，就會有母豬的存在。

然而警戒了好一會兒，什麼都沒有出現，這似乎是隻落單的小豬。

男人鬆了口氣，也略略鬆開了手上的長劍。

小豬似是察覺到他沒有敵意，往前走向他，靠得很近，像在嗅什麼，東聞西聞的，然後蹙著眉看他。

蹙著眉？男人詫異了，一頭豬也能像人一樣蹙眉頭，是他的錯覺嗎？

「小豬，如果你能幫我搬來救兵就好了。」

他受到刺客襲擊，雖然刺客都被他解決了，但他也受了傷，和屬下分散了……

小豬認真的盯著他看，接著牠前蹄一蹬，跑走了，很快地不見蹤影。

男人見小豬跑了，自嘲一笑，「果然聽不懂吧，我在幹什麼……」居然拜託一隻豬幫他的忙？真是傻了！

但他確實需要人幫忙，雖說他沒有被刺中要害，不過失血過多也不好，他得想辦法盡快離開這座樹林。

男人一手捂住傷口，一手用劍撐著地，緩緩站起身，同時，前方傳來了高喊聲——

「世子爺，您在哪裡？」

「世子爺……」

男人還沒有出聲回應，就見他的屬下們出現在屍首堆的另一端，而領著他們過來的竟是那頭黃金小豬，這副情景十分奇妙，令他一時懵了。

數十個護衛看著遍地的屍首，可以想像先前的戰況有多激烈，他們馬上越過屍首，朝主子下跪，齊聲道：「世子爺，屬下罪該萬死，保護世子爺不周，讓世子爺受傷了！」

被稱為世子爺的男人，是當今靖遠侯的長孫穆淮恩，他一副無所謂的樣子，「我沒事，快起來吧。」說完，他望向遍地的屍首，遺憾道：「應該留個活口的……快查查這些人身上帶了什麼，好找出主使者的身分。」

「是。」為首的屬下應和了聲，馬上指揮其他人搜身。

見穆淮恩步伐不穩，他忙向前攙扶，「世子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您的傷……」他見主子胸前染紅的衣料，擔憂道：「得盡快回府醫治才行。」

「帶幾個人跟我回去，其他人留在這裡仔細的搜。」穆淮恩並沒有拒絕攙扶，在下達命令後，跨出步伐欲離開這座林子。

這時，那隻黃金小豬跑來他的腳邊，牠似乎一臉邀功的看著他，像在對著他說「你瞧，我幫你找來救兵了」。

穆淮恩低頭望著牠，微微勾起唇角，「差點忘了你了。」

屬下順著穆淮恩的目光看去，落在黃金小豬身上，嘖嘖稱奇道：「世子爺，這頭豬真的很有靈性，我們在前面的林子裡找您，這豬一看到我們就朝我們嘍嘍叫，一副要我們跟著牠走的樣子，還頻頻回頭看我們有沒有追上……」

「是我拜託牠找你們來的。」

「欸？」屬下一臉驚奇，原來世子爺這麼厲害，懂得跟豬說話，拜託豬幫忙？穆淮恩想起他應該給謝禮的，他自身上取出沒吃完的飯糰。因為今天太早出門，他吩咐廚房做飯糰當早飯，讓他方便帶出門。

「這是答謝你的，吃吧。」他打開了荷葉包，將吃剩的飯糰放在地上要給小豬吃，那飯糰包著肉，還用蝦米炒過，很香的。

小豬向前嗅了嗅，穆淮恩以為牠會吃掉，牠卻對飯糰發出尖銳的嚎叫聲，生氣的蹬著前蹄，像是抓狂了。

屬下嚇到了，「這頭豬是怎麼了，剛才還好好的，是發瘋了嗎？世子爺，您可要當心點。」

穆淮恩專注的看著那飯糰，頓時想起一件怪事。

今天刺客來襲時，他要運功，卻感到格外吃力，腦子裡好似有不明的聲音在吵鬧，讓他難以集中注意力，無法正常發揮內力，這可是他從沒遇過的事，要不是如此，他也不會費那麼大的勁才殺掉這些人……會是這飯糰被下了毒嗎？

當他這麼想時，愕然發現小豬不見了，四處都看不到。

第一章 店鋪被砸沒退路

德景鎮位於京城外，雖然只是個小鎮，但往返京城和鄰縣的商人們都會經過，因此鎮上開了許多好吃的小館子。

最近這裡又開了一家新的店鋪，連館子都稱不上，只是間小吃店，才開三個月就生意興隆，每天客人都大排長龍，讓附近的店家無不眼紅。

這家小吃店生意會大好不是沒有原因，賣的石鍋拌飯、海鮮豆腐湯、泡菜烤肉麵和辣炒年糕、韓式炸雞等菜色，都是別家館子沒有的獨門菜，那特殊的辣醬烹調出的美味，讓人們一試成主顧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生意就這樣紅了。

「我要石鍋拌飯、海鮮豆腐湯、韓式炸雞、海鮮煎餅還有……泡菜！給我特大盤的泡菜。」

「馬上來！」身材微胖，手腳卻很麻利的王大娘很快地記好點菜單，進到廚房來。廚房裡有三人，其中有個年約十七、八歲的年輕姑娘，她一邊煮著豆腐湯，一邊炒著豬肉片，俐落得很，她就是這家小吃店的大廚兼老闆趙芙齡。

「芙齡，還忙得過來嗎？」王大娘遞出點菜單一問。

「沒問題的。」趙芙齡將新點菜單放置在一疊點菜單下，依照順序做菜。

廚房內分工明確，湯、飯都是由她負責烹煮，其他像炸雞、海鮮煎餅、小菜等則交由另外兩名助手來做。

趙芙齡很快地炒好豬肉片，放在石鍋拌飯上，最後在上頭打顆蛋，「好了，這是二號桌的，麻煩王大娘了。五號桌新來的客人有點泡菜，就先送泡菜過去吧。」左方的櫃子上有好幾桶醃好的泡菜，王大娘用碟子盛了泡菜，和石鍋拌飯一起放在托盤上，忍不住道：「加了半熟蛋的石鍋拌飯可是我的最愛啊，辣勁十足實在好吃，我這麼看著都快流口水了。」

趙芙齡拿起帕子抹汗，為求做事方便，她的袖子是綁著的，露出了白皙的手腕和右手上戴的銀鐲，「待會兒用中飯，我幫妳做份特製的石鍋拌飯，就兩倍肉、兩顆蛋好嗎？」

「好極了！」王大娘爽朗大笑，前去送菜。

除了獨家的韓式料理，店內還有隱藏菜單，趙芙齡本身對食補鑽研過，心血來潮就會做個藥膳雞、藥膳排骨之類的，這是只有熟客才知道的限量料理，也是大受歡迎。

趙芙齡看藥膳雞已經煮好了，喚了助手幫忙，「陳老闆的小廝快來拿飯菜了，先把雞湯打包起來吧。」

「可陳老闆並沒有訂這道藥膳雞……」

趙芙齡笑了笑，「昨天我在路上看到陳老闆，發現幾天不見他變瘦了，大概是最近做生意太忙了沒好好吃飯，這雞湯就當是我請他吃的，幫他補補身子。」

「芙齡，有人點了滷豬腳，可我們沒賣豬腳吧？」另一名負責跑堂的大娘進來問道。

「不，有賣，我今天剛好有滷豬腳。」趙芙齡綻開笑容。

喜歡做各式各樣料理的她不會侷限自己只做哪些菜，來到這裡，想吃什麼菜，先問問就對了，搞不好正巧有得吃。

王大娘送完餐後，順道收了其他桌的碗盤回來，看到趙芙齡一人當兩人用，一邊煮湯一邊做拌飯，不禁用疼惜的目光看著她。

三個月前，她壓根兒不會想到這個被爹娘嬌寵著的小姑娘，會變得這麼獨當一面，能撐起一家店。

趙芙齡的爹娘原先在鎮上是開飯館的，雖然館子不大，但因為是五十年老店，生意一直很穩定，也算是小有家底的人家，對趙芙齡這個女兒也是呵護有加，從不讓她到飯館幫忙。

然而這種好光景在半年前，趙芙齡的大哥為了替青樓女子贖身，竟偷了地契，把館子和他們住的房子給賣了，沒想到青樓女子贖身後竟跟著情郎跑了，他在追這對狗男女的途中出意外死去。

趙老闆在這雙重打擊下倒下，之後便沒再醒過來，而妻子一下子痛失長子和丈夫，沒多久也病死了，只留下趙芙齡。

當時的趙芙齡被買下房子的新屋主給趕了出去，無家可歸，跳河尋短，剛好被路過的她和丈夫給救了起來。

她和丈夫是飯館的熟客，多少有幾分情誼，本想安排趙芙齡嫁人，要不一個柔弱的女子，沒有父兄依靠要如何過活？

卻不想趙芙齡會說她要為父母守孝，三年內不嫁人，還說她爹有留給她獨門食譜，之後用她娘生前留給她的嫁妝租了這個小店面，賣起口味特殊的料理來。聽說她以前可是十指不沾春水，被爹娘嬌貴的養著呢，想來她天賦不錯，才能這麼快磨出好手藝，靠著獨家食譜撐起一家店。

趙芙齡心地很好，剛開店，知道她和丈夫日子不好過，馬上聘用他們兩人，說是要報答他們的救命之恩，若是小吃店生意好，他們就一起賺錢；生意若不好，起碼是賣吃的，只要吃得飽，日子就會有希望。

她廚藝那麼好，生意怎麼會不好呢？何況她都把客人當朋友看待，不只是做生意，也會關心客人的身體，成天笑咪咪的廣結善緣，這生意能不興隆嗎？

就是可惜了這麼一個好姑娘要守孝三年，她已經十八歲了，再過三年，不都成了老姑娘了？

王大娘搖了搖頭，看到有客人來了，忙不迭地去招呼。

趙芙齡忙到現在才有空喝口水，她望著這間小小的小吃店，雖然位子不多，卻滿是客人。

她滿足的漾起笑，又回頭做菜。

「這麵裡有蟲子啊！你們是這樣做生意的嗎？叫你們老闆出來！」

冷不防地，店內傳來一道叫罵聲。

趙芙齡當然聽到了，正想去關切時，王大娘跑進廚房，氣呼呼的道：「又是那個婆娘派來的市井流氓找麻煩，昨天嫌飯菜難吃，今天連蟲子都有了，每天都上演一回不累嗎？雖說熟客們都知道內情，但鬧久了也會損害名聲啊！唉，真不知道要怎麼趕他走，要是妳王叔在就好了……」

王叔是王大娘的丈夫，長得高大魁梧，負責進貨，是店裡唯一的男人，平常店裡的麻煩事都是由他處理，偏偏這會兒他剛好不在。

「我去處理好了，總不能讓他一直鬧嚇著客人。」趙芙齡盯著大鏟子，拿了起來，大步跨出廚房。

這架勢是要去……幹架嗎？王大娘看了好害怕，趕緊跟過去，「芙齡，別衝動啊……」

趙芙齡當然是以和為貴，用著服務至上的態度去面對客人，鏟子只是她用來防身的，藏在背後。

「您好，我就是老闆，請問客倌您有什麼問題嗎？」她笑咪咪的朝長相兇惡的流氓問道。

面對趙芙齡這個俏生生的姑娘家，流氓也沒在客氣，拍桌吼道：「這湯麵裡有蟲，髒極了，我看到都吐了，妳要怎麼賠償我！」

趙芙齡瞟了眼漂浮在湯裡的蟲子，不慌不忙，沉穩裡帶著笑容道：「這位客倌，

我很確定我們店裡的吃食都很乾淨，不會有蟲的。雖然我不知道這隻蟲是怎麼飛進去的，但既然事情發生了，我就賠你一碗新的吧，這次我會全程盯好，不會讓任何一隻蟲飛進麵裡的。」

「賠一碗麵就好了嗎？你們這家店真是敷衍了事，根本沒誠意！」流氓叫著，站起身，一副要翻桌打人的樣子。

有個客人飛快的擋在趙芙齡前頭，「有話好好說，這是幹什麼？你一個大男人欺負一個小姑娘，是要讓人看笑話嗎？」

「混帳，少多管閒事！」大掌一伸，他揪住了客人的衣領。

眼見好心的客人要被打，店裡的人都發出驚叫聲。

當趙芙齡要拿著鏟子救人時，剛好王叔回來了，一眼認出總是來店裡找麻煩的流氓，馬上衝進店裡救出客人，拳頭重重擊向對方的下巴，將他擊倒在地，「敢來我們店裡打人，不要命了！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，我剛剛在外面看到他在捉蟲子！」有一桌客人指著地上的人高喊著。

流氓被這麼一揍，頭暈眼花，根本沒力氣狡辯。當所有人責難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時，他還能囂張？見苗頭不對，馬上爬起來逃走。

「跑得真快！」

「真是太過分了，故意捉蟲放進麵裡再栽贓人。」

「真應該把人捉起來報官的。」

「趙姑娘別怕，以後他敢再來，我們都會保護妳的。」

客人們一個個罵起流氓，安慰趙芙齡，她笑笑的說沒事，還說要請大家吃泡菜壓壓驚。

趙芙齡廚藝好，又長得秀雅可人，難免會有追求者上門。一個月前，有個有錢員外看上她，有意納她為小妾，她一口拒絕，員外也不強人所難，只每天固定派人來買吃食回去。

她原以為只是來買吃的，沒什麼事了，沒想到這員外的夫人竟跑來，強勢的拿一筆錢給她，要求她離開德景鎮，免得丈夫對她念念不忘。

笑話，自個兒的丈夫不好好看著，居然要她搬走？

她小吃店開得好好的，當然不可能如那夫人所願，在那之後，三天兩頭會有市井流氓來店裡找她麻煩。

報官並沒有用，那個員外夫人在鎮上有個開錢莊的兄長，都會塞錢給官爺，底下還養了一群流氓做事，父親在京城更是當官的，在這德景鎮上耀武揚威，沒人敢去招惹她。

不過趙芙齡不屈服，她就不信這世上沒有王法。

「芙齡，我覺得妳比較需要壓壓驚，今天妳就早點關店，和我一起去逛市集吧，我們去吃好吃的，再去看雜耍，忘記今天不愉快的事。」

一個年約十七歲，長得嬌小可愛的姑娘幫忙送完泡菜後，捉著趙芙齡講悄悄話。她是王叔和王大娘的獨生女錦秀，在附近的繡坊當繡娘，今明兩天放假，被去載

貨的父親順道載來店裡。

趙芙齡蹙了蹙眉，「可是雜耍是酉時後才有的，看完雜耍太晚了。」

錦秀垮了臉，「為什麼每次我約妳晚上逛市集妳都不肯？又不是到多遠的地方，就在前面兩條街上而已。而且我這個月到繡坊上工，好不容易排到兩天休假可以回來，妳還不肯陪我……妳真是不夠朋友！」她生氣的撇過臉去。

趙芙齡有些心虛，只能語氣柔軟的討好道：「錦秀，妳知道的，我白天要做生意，都習慣早睡，一過戌時就會開始打瞌睡，不能太晚回家。」

錦秀轉過臉，一雙眸子閃閃發亮，「那我讓妳趕在戌時前回家總行了吧！」

「真的……可以趕在戌時前嗎？」趙芙齡有點不太安心，畢竟錦秀一向很貪玩，她真怕耽擱了時間。

「真的，我發誓！」錦秀笑得十分誠懇。

她真不該相信錦秀的！看雜耍看到忘了時間，她要走，錦秀卻耍賴的捉住她不讓她走，害她都快來不及了！

趙芙齡用著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彷彿有人在背後要追殺她，一路往自家的方向奔去。

她租的小木屋就在錦秀家隔壁，有一房一廳一廚房，她一個人住起來舒適又好整理。

趙芙齡一衝到家裡，闔上門之際，她整個人消失了，只見她原本穿的衣裳像失去依附般直直往下散落在地。

她人呢？

往下一瞧，散落的衣裳上站著一頭豬，身上有著棕黃色條紋，看起來就是頭可愛的黃金小豬。

趕上了。

黃金小豬一臉放鬆的吁了口氣……牠，就是趙芙齡。

這就是趙芙齡非得在戌時前趕回來的原因，別說她這個穿越者開外掛，小吃店開得有聲有色，她可是有個相當致命的弱點——她會在戌時變身為豬。

要是被人撞見，她不是會被當成妖怪燒死，就是被當成烤乳豬吃掉，所以這個祕密絕對不能被發現，就算是再親近的王叔一家人也不能說。

為什麼她會在戌時變成豬呢？趙芙齡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，本名叫趙芙琳的她，連自己的死都沒有預想到。

在現代，她和朋友合開複合式餐廳，一舉成功讓她在三十歲前賺進人生的第一桶金，也意外令她成為網路上大紅的美女廚師，前途正一片光明，沒想到她一個人到海邊散心時，竟為救一個孩子被瘋狗浪捲走死了。

死後她穿越到這個叫龍檀國的國家，因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，所以除了不捨幾個知己朋友外，她也沒什麼好掛念的。

恰好原主家裡原本就是開館子的，她剛好可以憑著她自身的廚藝來討生活。

王大娘好心要幫她找成親對象，但她實在不想按照媒妁之言嫁人，起碼要找自己喜歡的男人嫁。

說真的，要說她的前世有什麼遺憾，就是她沒能找到喜歡的男人結婚生子。父母過世後她便住在育幼院裡，自然渴望家庭的溫暖，想要擁有自己的家人，只是，她現在有著會變身的體質，還能正常的和男人成親嗎？

只要成親，她的祕密就會跟著曝光，她很懷疑，在這個保守封建的古代，真的有男人能在得知她祕密的情況下真心接納她嗎？會不會上一刻說愛她，下一刻看到她變身，就害怕地將她當成怪物看待，或是殺死她？她真的不敢賭。

趙芙齡的心情很複雜，好不容易人生重來了，她卻無法像個平凡人結婚生子，果然世上是無法事事如意的，現在她只求安穩的過日子，慢慢存錢，像前世一樣開一家大館子，這樣她就心滿意足了。

趙芙齡看著散落在地上的衣裳，想動手撿起，抬起手才想起自己現在只有兩隻胖胖的豬腳，沒辦法撿，只好低頭用咬的擺在一塊，唯獨沒有找到她總是戴著右手腕上的銀鐲。

那是她在出事前跟一個攤販買的，她一見就喜歡，這銀鐲也跟著她穿越了，奇怪的是，她發現只要變身為小豬，銀鐲就會消失，直到她恢復成人，銀鐲又會好端端的戴在手腕上。

趙芙齡慶幸著她變成豬的情況只會維持一段時間，在卯時，也就是清晨五點後她就會恢復成人。

她只是百思不得其解，為何銀鐲會消失又自動出現，而且拔不起來？所以她總會想，她該不會是買到什麼魔法銀鐲，才會讓她擁有變身的 ability 吧？

趙芙齡想不透，既然不知道原由，也只能好好守著這個祕密不被發現了。

好了，該睡了。好好的睡上一覺，明早自然就會恢復成人了。

趙芙齡望著高高的床，變成豬的她對跳躍並不擅長，試了好幾次才笨拙的跳上床，窩進棉被裡。

希望明天會是平順的一天。趙芙齡心裡閃過這句話後，闔上眼睡著了。

趙芙齡不知道，她那露出棉被外憨憨的豬臉，說有多可愛就有多可愛。

自那天市井流氓被王叔打跑後便沒再上門了，一連平靜了好幾天，趙芙齡自然心情好，不時來個小菜免費大放送。

如今是二月天，天還泛著寒，熱騰騰又帶辣的石鍋拌飯和海鮮豆腐鍋一直都是最多人點的，外帶的也不少，其中不乏大戶人家派下人來買。

只是趙芙齡怎麼都沒想到會有人想聘用她當廚娘，原本她以為是一般的有錢人家，沒想到來頭還不小，竟是靖遠侯府的世子爺。

「趙姑娘，我們世子爺想聘請妳擔任廚娘，月俸是一個月八兩，只要妳做的菜讓世子爺滿意，保證還能再加錢。」近侍得意洋洋的說道，自以為眼前這年輕姑娘會答應，畢竟廚藝能受到世子爺看重，請進侯府裡當廚娘可是天大的恩澤，而且

比起開這小小的店面賺得多，職位也稱頭，她沒有不答應的道理。

在場的客人們聽到這話都不禁屏息，擔憂著是不是以後再也吃不到那美味的石鍋拌飯、海鮮豆腐湯和辣炒年糕了？這要人怎麼活呀！

趙芙齡除了一開始有些驚訝外，臉色倒很沉著，不露一絲情緒。

終於，她緩緩地開口了，「很抱歉，我無法進侯府當廚娘，我這小吃店的生意挺穩定的，我想繼續開店，請幫我謝謝世子爺。」

此話一出，近侍的下巴都快掉了，萬萬想不到世上會有人拒絕這麼好的差事，他心急的想說服她，「趙姑娘，妳先別急著拒絕。我們世子爺在三個月前打了勝仗回到京城後，大概是太疲憊了，食慾不振，什麼都不愛吃，但自從他吃過妳燒的菜後，變得食慾大好，每天要我趕來德景鎮一趟，外帶妳燒的菜回去，要是妳不來，我可是會被世子爺責罵的，若是妳覺得薪俸太少，可以再談的！」

「趙姑娘，想進侯府裡當廚子的人多得很，可他們踏破門檻都進不來，如今世子爺親自選擇了妳，這是天上掉下來的好機會，而且妳只要幫世子爺一個人做菜就好，很輕鬆的，不必像現在那麼累。若差事做得好，往後還可能受到世子爺引薦，有人宮做菜的機會——」

看著近侍說得口沫橫飛，活似當廚娘會飛黃騰達，趙芙齡笑笑地打斷他的話，「很抱歉，我現在能有這麼一家店，有這些客人來光顧，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近侍沒想到會被再度拒絕，一時驚呆，都說不出話來了。

「小哥，世子爺若想吃我的菜，你隨時都可以來外帶回去。」趙芙齡客客氣氣的道。

近侍嘆了一口氣，他要是這麼回去，會被世子爺扒一層皮吧？他沒有放棄，繼續說：「趙姑娘，我說的話都是算數的，若妳哪天改變主意，隨時可以上靖遠侯府來，報上我的名字……我叫長榮，只要妳說要找我，門房就會讓妳進來。」

待近侍離開後，客人們都慶幸的嚷嚷道——

「太好了，以後還能吃到趙姑娘做的菜。」

「沒有趙姑娘做的菜，教我們要怎麼活下去！」

趙芙齡受到客人們那麼大的支持，心情很好，她笑吟吟的道：「今天我就請大家吃辣炒年糕吧。」

接著，一陣歡呼。

王大娘湊到她耳邊小聲道：「芙齡，這樣直接拒絕好嗎？真的不考慮看看？能被靖遠侯世子看重，這可不是人人都有機會，薪俸又高，我們生意再好，一個月有五兩就很不錯了……」

趙芙齡淡淡一笑，「靖遠侯府裡的廚娘再被看重、薪俸再高，也只是個下人，得看主子的臉色工作，沒那麼輕鬆，倒不如像現在這樣自己做主開店，自己就是主子。」

王大娘聽了失笑，「妳說的真是對極了，我活了大把年紀都沒有妳那麼豁達呢！」她拍了拍趙芙齡的肩，道：「又有客人來了，我去招呼。」

趙芙齡準備繼續做菜，她踏進廚房裡，臉上掛著甜笑。

開餐廳是她的心願，前世她辦到了，這一世她也要憑自己的雙手做到。雖然目前她只能開這麼一家小小的店面，但總有一天，她會擴大成一家大館子的，生意好的話，她想到京城開第二家……

「去把你們老闆叫出來！」

冷不防地，一記咆哮貫穿了整間店，在廚房的趙芙齡自然是聽見了，臉色一變。好不容易平靜幾天，居然又……

她恨恨地咬緊牙，拿著大鏟子踏出廚房，沒料到找上門的不止一個人，有好幾個高頭大馬的市井流氓扛著棍棒而來，臉上滿是不懷好意。

客人們都嚇得離座往後躲，王叔擋在最前頭喝斥道：「你們這是要幹什麼？別亂來，我會報官的！」

為首的市井流氓正是上回被王叔揍了一拳後落荒而逃的人，此時他的眼神充滿惡意，一看到趙芙齡來了，揚起惡毒的笑，拉高嗓門大喝道：「兄弟們，砸！」

趙芙齡一個人從德景鎮搭著牛車來到京城，京城說遠不遠，但也不近，搭車要一個多時辰才到，牛車慢吞吞的，她坐到腰痠背痛。

趙芙齡向車主答謝一聲，跳下牛車，背著包袱走在大街上，看著兩旁林立的酒樓館子與車水馬龍的景象，她心想，真不愧是最繁榮的京城，是德景鎮無法相比的，看得她的眼眨也不眨的，只可惜她現在沒有逛街的心情。

趙芙齡向附近的攤販打聽靖遠侯府怎麼去，聽起來不遠，沒想到她還是走了快兩刻鐘。

當她走到兩腿痠軟時，終於來到一棟偌大的宅第前，看到門房，她馬上報上自己的名字，說要找那名叫長榮的近侍，然後在外頭緊張的等待著。

當初她一口拒絕入侯府當廚娘，如今自個兒跑來，會不會太厚臉皮了？

不，當時那近侍也說只要她改變主意，隨時都可以來，只是她不禁擔心，都隔好幾天了，會不會已經找到人頂替她了？畢竟廚藝好的大有人在。

趙芙齡眸光黯淡，回想起前幾天發生的事，那是她此生遇過最可怕景象，完全沒有天理可言，那些流氓把她的店給砸了，砸到沒有一處是完好的，都毀了。

她拚命的想阻止卻沒用，王叔更是被打破頭，摔斷了腳，護著她的大娘們也都受了傷，客人們東奔西逃，慘不忍睹。

當然有人機靈的去報官，但報官有何用？官兵來時，鬧事的人都跑了，捉也捉不到。

明明是員外夫人找流氓來鬧事，卻撇清得一乾二淨，彷彿跟她沒有絲毫干係，官爺也不查，擺明同流合汙，真令人恨得牙癢癢的。

而原本租店面給她，對她很照顧的屋主怕惹上麻煩，求她別在這兒做生意了，她也不想勉強，賠了銀子後就去找其他地點了。但她被砸店的事整個德景鎮的人都知道，根本沒有人願意承租給她，深怕成為下一個被砸店的，王叔的醫藥費更成了壓跨她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雖然他們一家人都說這不是她的錯，不能怕了那女人，但是王叔的傷勢需要長期休養，龐大的醫藥費光憑錦秀微薄的繡娘月俸根本不夠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她還能理直氣壯的說她不想當侯府的下人，要自己做主當主子嗎？

趙芙齡不想屈服於惡勢力，她痛恨暴力，但她更知道不能拖累其他人，她必須衡量現實，現在她得馬上找到工作，有一筆錢入帳是最重要的，因此她才會來到這裡。

不一會兒，長榮跑了出來，看到趙芙齡，臉上無比喜悅，「趙姑娘，終於把妳盼來了！我們世子爺剛好在府裡，快進來吧。」

趙芙齡聽到長榮說的這番話，悄悄鬆了口氣，「那個……我是簽活契吧？」她是因為急需銀子才來當廚娘的，可不想一輩子都待在這裡當下人。

「放心，當然是活契。」

「還有工作時間，我想——」

長榮並沒有很專心地聽她說話，截住她的話道：「趙姑娘，待會兒見到我們世子爺，妳要問好，還要行禮，我先示範一遍給妳看……」

趙芙齡想說的話沒得說出口，只好吞下去，一邊走一邊聽他教導。

靖遠侯府很大，曾經在古裝劇裡看到的亭台樓閣、小橋流水，如今全都栩栩如生的在她面前，景觀真的只有一個美字可形容。

來到一個院落外，長榮要趙芙齡先在外頭等候，說是要去稟報世子爺一聲。

趙芙齡在等待時多少是不安的，雖說她是受聘而來，但要是雙方條件談不攏，或是世子爺看她不滿意，她可能就沒法得到這工作，難免會緊張。

長榮出來了，招了招手，「趙姑娘，請隨我來吧。」

趙芙齡被領著踏進院落裡，經過一道長廊，來到一座花園。

遠遠地，她看到有個青衣男子坐在亭子裡，桌上有茶具，看起來是在品茶，兩旁還有下人侍候。

那還會是誰？當然是長榮口中的世子爺了，下一任靖遠侯府繼承人穆淮恩。

趙芙齡在來京城前有先做過功課，知道現任的靖遠侯年事已高，長子英年早逝，穆淮恩這個長孫繼承世子之位，頗重皇上重用，除了在三個月前把據說吃生肉、喝血水的野蠻蒙族打得落花流水外，這幾年領兵出征的戰績也很輝煌，被皇上封為振虎將軍，只是她不知道他會那麼年輕，才二十出頭，而且還長得那麼好看。美男子誰不會多看一眼，趙芙齡在現代時喜歡看韓國團體那些長得賞心悅目的小鮮肉，什麼樣的花美男沒見過，但生得這般清俊絕倫，單單坐在亭子裡的清冷姿態就能自成一幅美好風景，讓她看得驚豔的男人，還是第一次見到。

等等，她怎麼覺得這個男人有點面熟……

趙芙齡跟在長榮後頭，踏進亭子的那一刻，她的腦海裡突然浮現一個畫面，教她驚愕地張大了眸子，隨即又低下頭裝無事。

「趙姑娘，還不快向世子爺問安。」長榮領著她停在亭子前，小聲提醒道。

「民女趙芙齡見過世子爺，世子爺萬安。」趙芙齡垂著眸道，行禮的動作雖是臨時抱佛腳學的，倒是做得有模有樣的。

趙芙齡那瞬間露出的驚愕表情已不偏不倚的落入穆淮恩的眼裡，他盯著她的頭頂，緩緩啟唇，清冷的聲嗓揚起，「抬起頭來，說說看妳怎麼在見到本世子時嚇了一跳？妳在哪裡見過本世子？」

趙芙齡沒想到會被發現，愣了愣，心想，這男人長得這麼好看，為人倒不親切，就是典型的高冷型美男。

她很快地整理好紛亂的心，抬起頭對著他犀利的眸光，機靈的應答，「稟世子爺，民女住在德景鎮，哪有機會見到世子爺，只在說書的口中聽過世子爺的戰績與功名，今日見到世子爺的英姿，比說書人形容的還要英姿煥發十倍，民女才會一時失禮，做出奇怪的反應。」

「世子爺，一個小小村姑，沒見過場面才會做出失禮的舉止，您別跟她計較。」長榮打著圓場，他們世子爺就是長得太俊了，姑娘家看懵是正常的。

穆淮恩沒多說什麼，視線落在趙芙齡秀美的臉龐上，發現被他這麼盯著，她倒很沉著，不急躁，「長榮說他打包回來的那些菜都是妳親手煮的，真看不出來妳年紀輕輕就有一手好廚藝。」

趙芙齡看他沒再追究剛才的事，以為他是信了自己說的話，悄悄鬆了口氣後回道：「稟世子爺，民女的爹生前是間館子的大廚，他留給民女很多獨家菜譜，大概是民女從小看著爹做菜，所以那些菜很快就學會了。」

說完，趙芙齡見穆淮恩依然犀利的盯著她，覺得自己快被瞪出兩個窟窿來了……到底他還在懷疑什麼？

終於，穆淮恩開了尊口，「明天開始上工，月俸十兩，一個月有三天休假，先簽一年活契，日後看妳的表現再決定要不要續聘。」說完，他朝長榮看去，「帶下去簽合同。」

長榮朝趙芙齡眨了眨眼，表示世子爺這關過了，「走吧，我帶妳去見總管，先來簽合同，再看哪間下人房有空房……趙姑娘？」

趙芙齡杵著不動，她還有重要的話沒說，她直視穆淮恩，說：「世子爺，民女有兩個要求，民女希望上工時間到戌時，還有，民女想要有自己單獨的房間。」

穆淮恩很意外會聽到這番話，挑起眉。

趙芙齡對上他銳利整人的目光，心想完了，自己膽子真大，工作會不會就這麼沒了？

她膽子豈止是很大，是非常之大，還敢談條件！要是夜裡世子爺餓了，哪有不做宵夜的道理？長榮都快被趙芙齡嚇壞了，深怕她真的會被世子爺趕走。

「妳說妳叫什麼名字？」穆淮恩眸底一閃厲色，盯著她問。

「趙、芙、齡。」趙芙齡一字字咬字清晰，心想他大概是把她記住了，他看她的銳利眼神就像是貓盯上老鼠，她感到頭皮發麻，有一種很不好的預感，她真的會丟工作吧？

「妳的要求本世子同意，但若是妳做的菜讓本世子不滿意，別說一年，一個月我就要妳走人。」

欸？他這是答應了……她沒丟工作？趙芙齡心頭歡喜，趕緊答謝道：「謝謝世子

爺，民女定會竭盡所能為您做出最好吃的菜！」

長榮原本要親自帶趙芙齡去見總管，見穆淮恩略有深思的表情，差了個僕人帶她去，待趙芙齡離開後，好奇的問道：「世子爺，您對趙姑娘是有什麼疑慮嗎？她是有幾分傲氣，但她的底細小的都查過了，沒問題的，她是最近店被砸了缺錢才……」

「她看起來像是認識我。」穆淮恩端起茶喝了一口。

長榮大吃一驚，「這怎麼可能，她一直都待在德景鎮，世子爺您又沒去過……」穆淮恩也是這麼想，擱下了茶杯，喃喃地道：「是錯覺吧？」

與此同時，趙芙齡在踏出院子後，放鬆的露出笑容。

太好了，她有工作了！而且她應該……順利瞞過去了。

趙芙齡真不敢相信，那天她離開德景鎮，到一座森林裡採藥草，因為迷路，沒辦法趕在戌時前回去，變成小豬後巧遇的那個受傷男人，竟然就是靖遠侯府裡的世子爺。

那男人眼神銳利如刀，連笑也不笑，冷冰冰的擺著冰塊臉，看起來很不好相處，真是可惜了那一張出色的臉。

應該要他報恩的才對……趙芙齡在心裡惋惜的想，不過他不要找她麻煩就夠了……不，她才不怕他找麻煩！她有一手好廚藝，做的菜絕對會讓他滿滿意意，挑不出毛病的！

趙芙齡抱持著樂觀的態度成為侯府的廚娘。

第二章 藥膳料理花樣百出

趙芙齡明天起要開始上工，今天她得先熟悉侯府內的環境，負責帶她的是早她半年來侯府工作的丫鬟巧蓮，也是穆淮恩院落裡負責打掃的粗使丫鬟，小了她兩歲，是個很熱心的人。

巧蓮帶她去領在侯府內的名牌，這名牌就如同身分證，上面刻有自己的名字，必須戴著才能自由進出侯府。

領完後，巧蓮帶她到外頭採買必需品。

路上，巧蓮跟她介紹起侯府裡的主子，靖遠侯的元配夫人在兩年前病逝了，膝下有兩個兒子，大房長子是個優秀的武將，頗有乃父之風，可惜多年前和妻子出了意外亡故，世子之位便傳給長孫穆淮恩；次子曾擔任文官，和妻子育有一男一女。靖遠侯沒有納妾，兩個兒子也都一樣沒納妾，所以府內人口簡單，並沒有妻妾嫡庶之爭，清淨了些。

說完，巧蓮誇讚趙芙齡的廚藝肯定很好，才能受到世子爺看重，擁有自己的房間，還是住在世子爺的院落裡，這可是破天荒的頭一次，並說世子爺不喜女人侍候，在世子爺院落裡工作的女人是進不了主屋的，只能在外面打掃，更何況是讓女人住進來。

趙芙齡想到她因為提出這個要求差點失了工作，乾笑了聲，沒多說話。

她在心裡抱怨，其實她一點都不想住進世子爺的院落裡，寧可離那個男人遠一點，住在下人房。

她真想不透，原本總管說有空房的，怎料她採買完用品回來就說沒空房了，得搬進世子爺的院落裡。

大概是做菜方便些吧！趙芙齡心想著，接著想起要預支薪俸的事，便問巧蓮。巧蓮猜測她許是和自己一樣，因家境貧苦才來侯府工作，問了些她家裡的狀況。趙芙齡對於自己的家世並沒有隱瞞，一併將她在德景鎮的窘境說了出來。巧蓮知道原由後，想到自己家裡雖然窮，但至少雙親健在，不由得憐憫起趙芙齡的處境，對她展露熱情，道：「據我所知，薪俸是可以預支的，但因為妳是新來的，還沒開始工作，我不確定能不能先預支第一個月的薪俸，這得去問問帳房，我陪妳去吧。」

趙芙齡隨巧蓮走了一趟帳房，剛好遇到長榮。

長榮早知道趙芙齡在德景鎮發生的事，聽巧蓮提起，他裝成第一次聽到，然後拍拍胸脯表示由他來跟帳房說就好，讓巧蓮先去忙工作。

順利預支好第一個月的薪俸，趙芙齡朝長榮答謝道：「長榮哥，真是謝謝你的幫忙。請問我要上哪寄錢？京城的路我還不熟……」

長榮笑咪咪道：「交給我吧，我託人幫妳寄回去好了。趙姑娘心地真好，妳和妳店裡的人並不是親人，妳卻那麼為他們著想，還寄錢給他們。」

「因為王叔一家人是我的恩人啊，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。」若不是他們夫妻救起她，她還會有這一世嗎？對她來說，王叔一家人就是她這一世的親人。

長榮聽她這麼說，對她的為人更加的欣賞。

「對了，長榮哥，以後你叫我芙齡就好，別那麼見外地叫我趙姑娘。」趙芙齡笑道。

「妳比我小三歲，那我就叫妳芙齡妹子好了，真好，以後多個妹妹了。」長榮笑眯了眼。

兩人閒聊了幾句，長榮說起正事，提點她穆淮恩平日都是卯時起床，會先去練劍，沐浴完才用飯，她務必要在卯時四刻備好早膳，還說需要什麼食材直接告訴他，他會派人為她準備。

「世子爺平日愛吃什麼呢？」趙芙齡問道，這是最重要的。

「這還用問，當然是妳在店裡賣的那些飯和小菜了，世子爺對什麼都挑剔，這不吃、那不吃的，偏偏愛吃妳做的那些菜，尤其是石鍋拌飯。」

趙芙齡想起穆淮恩在森林裡受傷的事，當時他的傷看起來挺嚴重的，算起來已經過一個月了，現在都好了嗎？吃辣的會不會影響他的傷口復原？

她不能明目張膽的問，打探一下好了。

「做那些菜當然是沒問題的，吃辣的開胃，能刺激食慾，不過對身體有傷的人不太好，傷口不易痊癒……哎呀，我在說什麼，世子爺沒有這問題，吃辣的不要緊……」

聽她說了這串話，長榮的表情頓時變得古怪，「這……世子爺目前確實是不能吃辣的，大夫說會對傷口不好，但世子爺就是我行我素，除了妳做的菜，其他一概不吃，導致傷口一直好不了，我也無可奈何……」

趙芙齡裝作吃驚的道：「你說什麼，世子爺受傷了？傷得有多重？」

長榮沒想到自己竟脫口而出了，朝她豎起食指，「噓！」他緊張的看了看四周，慶幸著附近沒人，接著他小聲的道：「世子爺前陣子遭受襲擊，受了點傷，因不想讓侯爺擔心，所以這事沒公開，妳可不能說出去，知道嗎？」

趙芙齡用力點頭，「放心，我絕不會說出去的。既然世子爺有傷，那我可不能煮辛辣的食物刺激他的傷口影響痊癒，我來準備他可以吃的飯菜吧。」

長榮一愣，「妳要準備什麼？」

「當然是對世子爺身體有益又美味的飯菜了。」趙芙齡露出笑容來，吃飯不能只顧著美味，也要吃出健康來。

長榮看她一臉志滿意得，一副想大顯身手的樣子，有種可怕的預感……她是打算煮什麼？

利用各式各樣的藥材做出有食補效果又好吃的藥膳料理，是趙芙齡的拿手本事。她聽巧蓮說侯府裡有個中藥庫，翌日一早便去領了一些中藥材想大顯身手，不過想想早上還是吃清淡點好，便只煮了清粥小菜，其中有道清蒸鱸魚有助於傷口恢復。

中午時她才做起藥膳料理，煮的是藥膳雞湯，對傷口復原最有效了。

只是……趙芙齡真不習慣做菜時背後有兩尊門神盯著她，彷彿在監視她的一舉一動，看她有沒有在菜裡吐口水或加什麼好料，深怕她害了他們世子爺，就連她今早去取藥材，那兩個護衛也將藥材檢查了一遍。

大戶人家裡，都是這種保密防諜的作風嗎？

藥膳雞湯做好後，由護衛送去，趙芙齡心想，這樣挺好的，不用見到那男人，她也樂得輕鬆。

只是她沒想到，菜才送上去沒多久，她就被叫了過去。

長榮在廳外看到她來了，一臉急切的道：「芙齡妹子，妳怎麼沒跟我說妳要為世子爺做藥膳？不然我一定會告訴妳，世子爺最討厭喝藥了，妳做的雞湯他連喝一口都不願意，待會兒妳進去，不管世子爺責罵什麼，妳都不要回嘴，好好認錯就是了。」

聽長榮這麼說，趙芙齡才知道自己無意間惹惱了穆淮恩，本以為是對他身體好才做藥膳雞湯的，沒想到犯了他的大忌，看來她進屋得見機行事了。

趙芙齡隨長榮踏進廳裡，看到穆淮恩坐在飯桌前，臉色冰冷，一看就知道他心情不快。

穆淮恩看到趙芙齡來了，瞥了眼桌上連動也不曾動過的藥膳雞湯，陰森森的道：「這就是妳竭盡所能為我做的菜嗎？誰准妳擅作主張做藥膳雞湯，撤下去重做，本世子要吃妳先前做的那些辣味料理。」

趙芙齡聽到他的命令，聰明的話應該順從他的意思馬上重做，但是……

她嚥了嚥口水，抬起眸對上他，鼓起勇氣道：「很抱歉，奴婢做了世子爺不愛吃

的藥膳雞湯，但是您要奴婢在明知道您身上有傷的情況下，還做那些對您身體有害的辛辣料理給您吃，奴婢是萬萬辦不到。」

穆淮恩冰寒的眸子閃過一絲狠意，「妳怎麼知道我有傷？」

長榮臉色一變，馬上為趙芙齡解圍，「世子爺，是小的不小心說出去的，要怪就怪小的，芙齡妹子說她不會說出去的，您大可放心。」

穆淮恩狠狠瞪了長榮一眼，令長榮頭皮發麻。

趙芙齡在這時向前一步道：「世子爺，聽說您的傷久久未癒，肯定是跟吃辣有關，您要改變飲食，多吃些滋補的，傷口才會快點痊癒。奴婢做的這道藥膳雞湯有加入人蔘、當歸，對養傷很有幫助的。」

穆淮恩眯著銳眸瞪她，「本世子要妳做什麼菜，妳就做什麼菜，妳一個小小的廚娘，倒是膽子很大，還敢回嘴。」

趙芙齡挺直腰桿，「世子爺，您就那麼怕苦嗎？」

這一句話讓穆淮恩眼神更為鋒利，令人懼怕地不敢直視。

趙芙齡額頭冒出汗來，一度不敢看他，但她更不想打退堂鼓，她始終認為，一個好的廚師不只要做出客人愛吃的菜，更要煮出對客人身體有益的菜，這是她身為廚師的信念。

她再一次抬起眸，勇敢迎向他的視線，「世子爺，只要您每天吃奴婢做的藥膳，包准您的傷可以恢復得更快。世子爺若怕中藥味太苦太重，別擔心，奴婢當歸加得不多，苦味不重，還放了鮑魚、干貝和雞腿肉，湯喝起來回甘鮮美，並沒有您想像中的苦味，您定會喜歡的。」

穆淮恩瞧她不知天高地厚地說著他怕吃苦的這些話，他挑眉，嘲諷反問：「妳哪來的自信本世子一定會喜歡？」

「奴婢當然有自信了，世子爺派長榮到德景鎮說服奴婢入府當廚娘，還等了我多日，那麼世子爺更應該信任奴婢的廚藝，相信奴婢做的菜可以改變您對藥膳的成見，直誇好吃的。」趙芙齡抬高下巴，她知道自己是在挑戰這男人的權威，但她不想為了迎合他違背自己的信念。

穆淮恩看她如此囂張，更想將她壓到底，奚落道：「妳這種自信在本世子看來就只是狂妄自大，打腫臉充胖子，自不量力。」

趙芙齡反倒一笑，「世子爺說的對，奴婢就是狂妄自大，但奴婢可沒有自不量力。奴婢是真的相信只要世子爺吃了奴婢做的藥膳雞湯，不只會喜歡，每天還會期待吃到奴婢做的藥膳，奴婢的確有本事做出不一樣的藥膳。」

長榮抱著頭，看看趙芙齡，再看看世子爺，真覺得兩人之間火光四濺，快打起來了。怎麼辦呢？這個趙芙齡膽子實在太大了，絕對會被世子爺趕出去的，他該如何阻止？

「呵。」穆淮恩突然輕笑了一聲，他原本想再說什麼以示威嚴的，突然覺得自己像在跟她鬥氣般，幼稚極了。

望入她那一雙熠熠生輝的眸子，他除了看到自信外，還看到毫不畏懼的光芒，終於讓他忍不住笑出來。

這是在笑什麼？趙芙齡骨子裡都發毛了，嚥了嚥口水。

穆淮恩緩緩止住了笑，眯起銳眼看她，「真是自大到惹人厭，現在馬上滾出本世子的視線，本世子不想看到妳這張臉！」

趙芙齡沒被他這威嚇嚇到，反倒泛起笑容，「是，那奴婢先行告退，不礙著世子爺的眼了。」

趙芙齡行完禮後馬上離開屋子，一踏出門，她俏皮的道：「奴婢滾出來了。」

她可是聽得清清楚楚，他要她滾出他的視線，但沒說要她滾出侯府，而且也沒說不吃她做的藥膳雞湯，沒要她把菜撤走。

「我這是說服他了吧？」趙芙齡喃喃自問著，聳聳肩，就當是了，她愉快的踏著步伐離開。

在趙芙齡離開後，長榮看到穆淮恩盯著闔上的門看，唇角微微勾著笑，看不出在想什麼，忍不住一問：「世子爺，您這是在生氣還是……」笑比冷著臉可怕，真令人摸不清啊！

他原以為世子爺會惱怒到將趙芙齡逐出侯府，卻並非如此。

「這女人真是沒規矩，進府第一天就敢對本世子提出條件，現在又擅作主張做本世子不愛吃的，本世子說一句，她就回十句，你說，她是哪來的奇葩，有這般熊心豹子膽？」穆淮恩朝長榮意味深長的道，接著，落下一句結論，「這女人還真是有意思。」

長榮目瞪口呆，世子爺從來不會去注意女人，沒想到他居然會說出這種話，是天要下紅雨了嗎？

「呃，趙姑娘從小就住在德景鎮這種小鎮上，沒見過世面，當然不知道規矩，才會這麼沒有眼色，說話又直白……」他看到桌上留下的雞湯，故意順勢道：「不過世子爺，趙姑娘說這番話也是好意，世子爺總愛吃辛辣食物，傷口才會一直都不好不完全，世子爺要快點養好傷才能為皇上辦事啊……呃，小的多言了。」

穆淮恩當然聽得懂長榮的暗示，他瞪向桌上的藥膳雞湯，這陣子為了養傷，他已經吃了太多苦藥，嘴巴裡都是苦的。

只是他也明白趙芙齡說的沒錯，心想，他就勉為其難地吃一些吧。

穆淮恩原是不抱任何期待吃的，沒想到喝了一口湯，味道竟是如此鮮甜，沒有他想像中的苦味，讓他忍不住又多喝了一口。

接著他咬了口雞肉，那肉嫩得軟爛，好吃得不得了，他從來沒吃過那麼好吃的藥膳雞湯。

長榮見主子吃得津津有味，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，只覺十分神奇，「看來那個丫頭會那麼自信不是假的，廚藝果然厲……」

被瞪了。

長榮摸摸鼻子，不敢說下去。

穆淮恩吃到一半，停下筷子，深沉的道：「好好的盯著她，注意有沒有人蓄意接近她，難保她不會受人收買成為內應。」

「是。」長榮應和道，在心裡嘆息，就算趙芙齡身世清白又單純，世子爺仍是小

心翼翼地防著，派人盯著她做菜，並將她安置在自己的院落裡，好就近監視她。長榮知道他會有如此作派，是因為近一個月前所發生的事。

他在打獵的途中受到刺客襲擊，因為在運功時出現幻聽，無法集中注意力，比平常更費力氣地殺敵，因此受了重傷。而會出現幻聽，是因為早餐的飯糰被下了毒。由此，穆淮恩懷疑他平常所吃的膳食也被下毒，派人一查，不出所料，全都驗出毒。他猜測是三個月前他結束和蒙族的戰爭，回到侯府時開始被下毒，兇手用毒消弱他的武功，讓他無法正常運功，再派刺客殺他，手段真是陰狠，想置他於死地。

為了不打草驚蛇，穆淮恩沒有公開此事，祕密調查起兇手身分。刺客都死了，只能從遺留的遺物裡查，目前還沒有查到線索，而他所中的毒不是坊間和江湖上常用的毒，無法針對毒性解毒，幸虧有皇上曾賜下的珍貴萬靈丹，才免於一死。之後，穆淮恩以天冷舊傷復發為由，待在院落裡專心養傷，拒絕了不必要的拜訪。他身上中的毒可以用萬靈丹解，傷口也可以慢慢復原，但心病卻是治不了的。穆淮恩起初猜是仇家想謀害他，畢竟樹大招風，難免會有嫉妒眼紅他的人，但在悄悄清查廚房裡所有人後，愕然發現最有下毒嫌疑的人莫名得病死了，而這人竟與二房有關係，也就是說，下毒的人極有可能是自己的親人，可想而知他有多麼受打擊了。

自此，穆淮恩對吃食有了巨大的陰影，再也吃不下府裡送來的飯菜，就算是特地到外頭買吃的，他也是興趣缺缺，吃個兩口便不吃了。

不吃飯還得了？長榮十分擔心，打聽到德景鎮上有家令人胃口大開的小吃店，姑且一試，帶回府給世子爺品嚐，才挖到趙芙齡這個寶，讓世子爺有興趣吃飯。長榮真心希望趙芙齡能一直留在府裡為世子爺做菜，當然這治標不治本，他只能由衷盼望，有心想置世子爺於死地的人，不是世子爺的親人。